

考古纪

北疆生死契

张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疆生死契/张硕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8
(考骨记)

ISBN 978-7-5321-3925-5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1090 号

责任编辑: 毛静彦

装帧设计: 火山火山

北疆生死契

张 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13,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25-5/I · 3019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两位大神.....	005
第二章 五舍 409	025
第三章 周谦.....	039
第四章 失踪的考古队.....	055
第五章 沙漠中的第一夜.....	069
第六章 开棺.....	083
第七章 尸体组成的太阳.....	099
第八章 小河墓地.....	115
第九章 有鬼.....	129
第十章 库鲁克塔格山下的迷途.....	151
第十一章 突变.....	169
第十二章 死亡国度的入口.....	185
第十三章 永久污染区.....	199
第十四章 7169	213
第十五章 血肉盛开的玫瑰.....	225
第十六章 生死契.....	243
第十七章 树死成舟.....	261
第十八章 神迹.....	279
第十九章 枯骨浮云.....	293
第二十章 十九年.....	315
第二十一章 死亡之海.....	351
第二十二章 被时光穿越的眼睛.....	369

E91°46'71" N40°11'29"

E90°19'09" N40°33'90"

一只瘦骨嶙峋却苍然有力的手在黑板上写下两组数字。站在讲台上的中年人转身面对我们，神情肃穆。

“这两个坐标分别属于两位故去的先驱。前者是彭加木先生失踪的地点，后者是余纯顺先生遇难之地。在我开始这场关于北疆考古文化的讲座之前，请让我们牢记这两个坐标，牢记在这片荒漠上人类艰难行走和探索的脚步。”

S大的报告厅里坐满了人，鸦雀无声地望着讲台前方。中年人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看上去是常年暴晒在强烈日光下的结果。

“我叫裴风格，现在 XJ 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受贵校考古系教授范铭贤先生的邀请，为大家讲讲有关新疆文物考古工作的近况，同时也想借这个机会和有兴趣的同学们探讨一下新疆的文化与历史。”

裴研究员话音刚落，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举手站了起来。

“裴老师您好，我是物理系的学生，也是余纯顺先生的支持者。我一直很想知道余纯顺的真正死因。另外，彭加木先生为什么会失踪，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此言一出,整个报告厅的气氛骤然热烈起来,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余纯顺在1996年徒步穿越罗布泊时遇难,四年后的今天有关他的传闻依然沸沸扬扬。我看了看身边的两位师兄,他们都专注地看着裴风格,生怕漏掉一丝半点的信息。

裴风格沉吟片刻:“沙漠和戈壁地带的险恶远非在内陆生活的人们所能想象,余纯顺和彭加木都是因为迷路而造成的给养匮乏,导致死亡和失踪的。种种迹象表明,余纯顺是恶热导致的脱水而死,彭加木虽然失踪,但也被认定为死亡。”

眼镜女并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回答,她微微仰起脸,锲而不舍地追问道:“您这是官方回答,我们也早已知道这些。近年来有关新疆尤其是北疆的传闻不绝于耳,传言中北疆地区有平行宇宙的时空交错点,拥有我们人类无法掌控和认知的力量,这点您怎么看?我注意到余、彭遇难地点的坐标非常接近,都在北疆塔东,地理位置相距不过160公里,这是偶然还是必然?爱因斯坦和霍金都对时空宇宙有突破性的看法,我相信您的见解也不会仅仅在三维世界中故步自封吧?”

台下的学生带着调侃和尖锐的气息,有人甚至稀稀落落地鼓掌哄笑起来。这是S大一贯的传统。每当有专家学者来做讲座,S大的学生总是表现出一种雀跃的傲慢,内心却渴望被来者真正的学识所征服。

裴风格微微笑了出来,他的手放在讲桌上:“你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不知道的人还可能以为这是一场现代物理学的讲座。”略显紧张的气氛被众人的笑声缓和了下来,裴风格慢慢从讲桌前踱步而出,“考古讲究的是实证,任何论点都必须有论据的支撑。不能否认的是,北疆是个神秘的地方,有许多值得探索和思考的历史遗存。百年前,瑞典殖民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队踏入我国新疆地区探险时,因为环境的恶劣及没有携带足够的饮用水,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他们喝过人尿、骆驼尿、羊血,放弃了几个同伴的生命和大部分装备,包括两部相机和上千张照片,仓皇逃离。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因此得到了‘死亡之海’的别名。因为环境恶劣而导致的死亡,早在彭、余二人之前就有。我想,死亡并不是探索的终点。所有关

于北疆神秘事件的猜测,超自然也好,神鬼论也好,并不能代表科学和理性精神所看重的真相本身。”

我捅了捅身边的两位师兄,悄声道:“斯文赫定不就是发现那个楼兰古城的人吗?”

这两人正张大嘴巴,聚精会神地凝望着裴研究员,对我的问题充耳不闻。裴研究员的一席话赢得了一阵掌声。片刻后,我的一位师兄终于按捺不住举手站了起来。

“我是考古系的博士魏其芳。您提到的斯文赫定,我们都知道是他发现了楼兰古城。楼兰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繁华昌盛却一夜空城,居民不知所终。对此您有何见解?”

学生中有人低声接了一句:“那不就是鬼城吗?”

这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被裴研究员听见。他微微感喟了片刻,声音有些低沉:“不光是楼兰,事实上我们研究所正在发掘的孔雀河中游的古墨山国遗址,历史上也经历了一夜空城。战乱说、瘟疫说、环境说,对古人弃城的原因在不同角度作了注解,却始终没有一个定论。”

听到墨山古国这四个字,我和两位师兄顿时变了脸色。裴研究员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异样,顺着思绪继续向众人介绍古墨山国的考古发掘近况,包括出土的著名 M15 棺木及墓主奇特的面具与葬俗。鲜明的墓葬特色和传奇的历史文化让众人听得津津有味,我却和两位师兄一直在窃窃私语,遭来旁边几位中文系美女的白眼。

裴研究员的介绍告一段落时,我终于下定决心站了起来。

“裴老师,……古墨山国是不是隐藏了什么特别的秘密?”

原本热闹的报告厅刹那间安静下来,众人诧异不解的目光望向我,似乎都被我这不着边际而突兀的问题困惑了。连裴研究员也一脸错愕,目光有些迟疑。几秒钟后他回过神来,向我颇有风度地微微一笑:“这世界没有秘密,只有被时间遗忘的历史。”

报告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了。看得出 S 大的学生虽然专业迥异,但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都颇有兴趣。我和两位师兄混迹在人群中,

准备默默撤退。这时，从讲台上走下来的裴风格拦住了我们。

“你们都是考古系的吧？刚才为什么问我那个问题？”

我看了看身边的师兄，心中拿不准该不该说出来，毕竟事关重大。这时另一位师兄李文常开口了。

“裴老师，我们在金坛实习时曾在一个无主荒墓中挖出过一具女尸。”他有点紧张地咽了口口水，“她身着黑衣入葬，葬式有违常理，似乎与古墨山国有莫名的联系。”

裴风格的脸色凝重起来：“黑衣殡葬？墓穴在内地金坛？怎么可能与北疆地区的古墨山国有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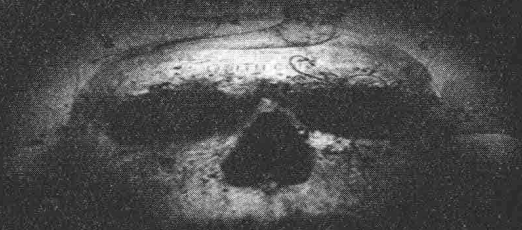
魏其芳低声道：“我们也不知道其中奥秘。但是从三年前挖到她开始，我们的日子就没安生过。”

裴风格拍了拍我们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们既然是考古专业的，就该知道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有坚实的考据基础。且不说新疆与金坛地理位置相隔几千公里，在古墨山国遗址出土的墓葬中，也没有见过黑衣殡葬的死者。不知为何你们会觉得那个女尸与古墨山国遗址有关？”

李文常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的嘴唇抖了抖，终于抖出了压在我们心头的那句话。

“我们中有人认为……我们挖出了个女鬼！”

第一章 两位大神



冷眼一瞥，生与死。骑者，且赶路。

——叶芝

我

这辈子干过两件让我妈悲痛欲绝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高考的时候我偷偷填了考古专业的志愿，并且顺利考上。后来我才知道，在全民经济热浪的那个时代，当招生老师看到我的第一志愿上大大的“考古”两个字时，几乎热泪盈眶。我和那些脸色铁青被“服从调剂”给调到考古系来的同学一起入学时，心情可谓是冰火二重天。我妈哭着把我送上火车，让女儿成为律师的梦想算是破灭了。

第二件事是在大学毕业前夕，我直升了本系研究生。当我签完字后打电话告诉我妈这个好消息时，我妈又哭了。我彻底断了她的念想，从此我妈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找一个律师女婿身上，当然她还是没成功。

高考结束后的九月，我一个人拖着行李，风尘仆仆地走到S大新生接待处。当时有两个男生猛虎下山般冲向我，其中一位头大如斗，多边形的脸上戴着厚厚的镜片；另一位则身长玉立，时不时流露出白痴般的淫笑。他们热情洋溢地帮我办好了报到手续，并奋力扛起行李送到我六楼的宿舍里。这两位男生当然就是我的两位师兄，考古系里知名的两位大神——魏大头和李大嘴。他们在此后的时光里成为我的亲密战友，辗转奋斗在全国各地阴森的墓地遗迹中。

S大本来男多女少，考古系的比例更是可怜，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些师兄志愿者在新生接待处奋不顾身地冲向新生尤其是女生。

魏大头和李大嘴的事迹在考古系可谓一时瑜亮，罄竹难书。这里要讲的，是老魏惊悚的“求爱记”。这件事情不仅严重影响了魏大头的身心健康和光辉形象，现在回想起来，更是导致日后我们踏入北疆之行的第一步。

我大二的时候，魏大头已经是研一的学生了。度过了四年青黄不接的本科生活之后，魏大头的情窦已经开得不能再开了，于是他决定找一个女朋友。

老魏是一个做事非常有计划的人。首先他通过对全校适龄女生的普查，锁定了计算机系一个单身女生。其次，他拟定了一个周详的求交往计划，并发动一班好友全程支持。我和李大嘴都属于被他征用的范围。

相比老魏的光辉历史，老李毫不逊色。有关老李的种种勾当，后文再表。

在魏大头精密的求交往计划中，第一步是这样的：魏大头找了一位中文系的哥们，拟定了一份声情并茂的匿名情书，以诗经体表达了自己对该女生的一见钟情、倾慕之心。中文系哥们吃了魏大头请的一顿火锅，将情书几经修改之后，终于定稿。

第二步是由我带着这封沉甸甸的情书，在学校5号食堂蹲点。每周二中午，该女生都会在上完第四节课后，抱着一摞书匆匆奔向食堂用餐。我的任务是将该女生狠狠撞一下，然后边说对不起，边帮她拾取书本——同时要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情书夹入她的书本中。

第三步是魏大头的出现，他大步流星走向女生，帮她拿起书本，以亲切的微笑给她留下人生的第一印象。

计划是周密的，发展却是意外的。

当我终于如愿将计算机系女生撞了一下时，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力度过大，将她撞了个趔趄，差点摔倒。

更令人悲愤的是，我刚刚将情书夹入她书中，试图将她扶起时，路过的某物理系男生已经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殷勤地将该女生扶了起来，并进

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在一旁的魏大头目瞪口呆,完全没有应变能力。

他头虽大,但脸皮太薄。

结果可想而知。该计算机女误以为是物理男夹的情书,不由得芳心暗许。物理男平白无故捡了个女友,魏大头却唉声叹气了一个学期。

但魏大头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从来都很有耐心,更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他这样的品质,让我们在后来很多田野考古过程中经历的异常事件中得以生还。

魏大头等待了一学期之后,计算机女终于和物理男分手了。魏大头这次没再找我帮忙,而是通过其他方法终于得以和计算机女交往。虽然没有明确到男女朋友的地步,但据魏大头招供,已经八九不离十,就差捅破一层纸了。

悲剧的是,恰在此时魏大头被导师派往金坛干活。伙同他前往的有李大嘴和另外一位师兄周谦。本来我也想去,但因为经费有限,况且当时我又是本科生,因此我被无情的阻挡在这次神奇的金坛之旅门外。

在金坛发掘的是一个明前期的合葬墓,属二次葬,双穴,大小只有5×5的两个探方。魏大头和李大嘴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绘制墓穴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周谦负责摄影。那时候我们学生还没有手机这回事,他们发掘的地方又是在野外,因此魏大头每天只能在帐篷里思念他的计算机系美娇娘。

谁都没有想到,这次毫不起眼的金坛考古发掘,却导致了几个意外的结果。像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带着让人无法捉摸的微笑。

漫长的两个月之后,魏大头和李大嘴终于回来了。风尘仆仆的魏大头回到宿舍先洗了个澡,然后背上他心爱的草绿军用书包直奔新教2号楼301室找他的姑娘。

计算机女每晚在此自习,这是我汇报给魏大头的情报,换了一大包旺旺。

艰苦的田野考古工作和体内荷尔蒙的过剩,让魏大头几乎要变身狼人,在新教外的草坪上对着月亮长鸣。我和老李极力撺掇怂恿魏大头,搞得他热血沸腾,决心今夜表白,绝不拖延。

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将计算机女叫到走廊上,期期艾艾道:“我回来了。我……挺想你的。”

计算机女点点头,啊,我也很想你。

这句回答岂止是让老魏飘飘欲仙,隔着老远我都能看到老魏酥软着身子,一脸谄媚道:“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带来了一件珍贵神奇的礼物。你把手伸到我书包里……”

在新教3楼走廊里惨淡的日光灯下,计算机女笑靥如花地将手伸入了魏大头的书包。

魏大头的书包鼓鼓囊囊的,这珍贵礼物的显然体积不小。

计算机女的手指在礼物上摩挲了片刻,接着笑容变得有点奇怪,她用手指慢慢地将礼物勾了出来。

魏大头继续献媚道:“想把它带出来可不容易呢。你看,光亮光亮的,我还给它打了层蜡。”

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声从计算机女的口中传出。她的脸色苍白如纸,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这件珍贵的礼物。

尖叫声把一群正在自习的同学们从教室里震了出来。如此轰动,倒是令魏大头始料不及。

那些含着话梅的、嚼着口香糖的、小情侣眉来眼去偷着亲嘴的自习生们跑到走廊上围观的时候,无一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只见计算机女的手上,赫然捧着一个圆润的头骨。魏大头没有说谎,他不仅将头骨擦拭干净,并且确实精心打了蜡。

他一心把自己心爱的东西奉献给心爱的女人,这是男人的通病。只不过有人送的是钻戒,有人送的是人民币,而魏大头送的是死人头骨。

计算机女摇摇晃晃地倒在惨淡的日光灯下。那些围观的女生尖叫着跑开,留下一群石化的男生。

此事惊动了校保卫处，魏大头被带走了。

后来是范教授把他领出来的，并经过极力斡旋，仅仅让魏大头落下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

计算机女休学半年后，被学校送到法国做了交换生。此事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考古系的名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非常狼藉。

大凡学校里的学生看到考古系的人，都会绕路走。甚至在食堂吃饭时，都会很自觉的跟我们保持一段距离。

我曾经问过李大嘴，魏大头怎么可能不经归档私自带回一个头骨？

李大嘴的回答是，这是他们发掘墓穴边的一个无主荒墓，年代不可考，但不会早于清末。此墓没有考古发掘价值，由于当地的公路开发，基本上要被夷为平地了。他们几个曾在此墓被毁前连夜发掘，想趁机练练手，做一次独立发掘工作。

这个头骨，就是这个单人葬穴主人遗留的。

李大嘴的神情有些奇怪，似乎还有些话欲言还休。我当然不能放过他，在我的逼问下，李大嘴四处望望，见无人侧，便附在我耳边道：“师妹，我觉得这个墓有邪气。”

大凡做考古的人，都有点跟孔子类似，对鬼神之说存而不论，大不了是敬而远之。若真的说是相信鬼神，也不可能做这种阴气极重的工作。李大嘴是个喜欢卖弄文采、动不动就故作神秘的人，他的话我向来十分只信八分。但听他这么一说，我也不能不配合。

“怎么个邪气法？”

李大嘴压低声音道：“那晚发生了不少怪事。”他咽了口口水，接着说：“跟你直说了吧，这个墓葬位置不正，不合常规。露出棺木后，棺木的方向头朝西北，脚向东南。这在传统墓葬中属于大忌。如果不是慌乱中下葬的，就是此墓主不得善终。而且更奇怪的是……”

我的好奇心被勾引上来了：“更奇怪的是啥？”

“开棺前，周谦说墓主是个女的。”

我当然知道考古系的男生个个如狼似虎，尤其对一切散发雌性激素的事物特别敏感。但若周谦开棺前知道墓主是女性，这确实太玄了。

我还从来不知道周谦的道行修炼到了这种地步。

李大嘴见我不信，有点急。他一拉我胳膊，低声道：“周谦说那女子身穿黑衣入葬，我们还以为他说着玩的，结果开棺一看，里面果然有破败的黑布。老魏一见完整的头骨，眼睛就直了，跟我们说他要这个头骨，谁都不许抢。当时我心里凉飕飕的，他们俩一个忙着刷头骨，一个蹲在棺边发呆，我看他俩都跟中邪了一样。”

听李大嘴唠唠叨叨，我心中不由得有些不耐烦。周谦一直沉迷周易、八卦、推命、灵异，平时在图书馆做的笔记全是有关赶尸、养小鬼、附身等这些在我们看来野路子的知识。就算他偶然一次蒙对了荒墓的墓主性别，甚至猜对了这不合常理的服饰，也没什么奇怪。因为每次开棺前周谦都会念念有词，语出惊人，十有八九不准。好不容易准一次，到了李大嘴的口中就成了邪事。要是被老范知道，免不了一顿训斥。

老范就是范铭贤教授，是李大嘴和魏大头的导师，也是我的目标导师。平时我们都叫他范老夫子。老范是个坚定的充满革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也是马列主义的忠实斗士。在他的钱包里，至今还有毛爷爷的像章珍藏着。

李大嘴真的急了，一跺脚道：“实话告诉你吧！那晚我们从无主荒墓回到营地后，睡到凌晨四点我醒了，结果发现了什么你猜？”

我想了想回答道：“古尸复活在你们帐篷外吃烧烤？”

李大嘴摇摇头，声音有点颤抖：“周谦不见了。”

李大嘴身高一米八，人虽不帅却也算模样周正，算得上是考古系的一朵奇葩。但人的胆量和身高没有必然联系，尤其在李大嘴身上是呈反比例状态。李大嘴一看周谦人没了，立刻推醒魏大头，叫上营地里所有的工人，两人一组，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

李大嘴和魏大头一组。

在营地周边找了一圈后，魏大头打了个呵气说，会不会这小子又跑荒墓那里去了？搞不好他要在那边把井字、十字、梅花布孔法全部练一遍。他吃独食吃惯了，没事就跑老范那里吃小灶，眼下碰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定然不会放过。

李大嘴想想也有道理。周谦当时是说过想挖到生土层。一般来说墓葬的填土都是五花土，而考古发掘除非有重要遗迹需要保留，否则探方均需下挖至生土层。所谓生土层，是指不含任何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的自然堆积。

他们三个一起发掘的时候，一是人力、工具有限，二是李大嘴实在有点胆虚，故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只开棺检验后便又掩上泥土离开了。如果说周谦想去独力再挖一回，也不是没有可能。

老魏和老李游荡到荒墓地点后，果然看到了周谦。

周谦一个人站在再次被挖开的墓边，没有言语，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S大在全国高校里的名声，主要是建立在两点基础之上。

一是食堂饭菜之难吃、荤菜里的肉之少，让大师傅们非常痛心疾首。因此经常会有老鼠、蟑螂等志愿者溜进饭锅，为我们这群眼睛发蓝的学子们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二是学校住宿条件之恶劣，令人出离惊奇。本科生是10-12人一间宿舍，研究生是6人一间宿舍，博士生是3人一间宿舍。宿舍里除了人之外，还聚居了大量的小动物，比如常见的蟑螂老鼠蜘蛛，甚至还有顺着百年老树爬进屋来的蜈蚣、蚯蚓等。

招生简章上的照片拍得美轮美奂，把学校描绘成了天堂一般的所在。后来李大嘴在网上征婚时，我帮他做材料时才醒悟到，原来不同的角度描述，可以将芙蓉姐姐变成芙蓉仙子。

我终于理解了学校的一片苦心。

周谦就是住的三人宿舍。他宿舍里另外两个室友，一位是近代史的博士，主攻经济分析，用的是计量史学的方法论。另一位是数学系的博